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西瓜里的夏天

胡忠喜



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山城,盛夏来得不是十分明显。人们对于夏天的判断要么靠一声蝉鸣,要么靠摇摆转动的电风扇,而我关于夏天的记忆绕不开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

小时候,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我家来说,买只西瓜享用无疑是一种奢望,但作为熊孩子的我们却自有我们的办法。

电影院旁的一块空地毗邻着吴大爷的石头房,老人开辟了一小块靠墙的沙土地专门用来种西瓜。终于等到“下手”的那天,虽说本地西瓜待到真正成熟还要再等一个月,但已馋了很久的我们哪还能有那份耐心。于是,瞅准了吴大爷外出捡破烂的时机,打算翻墙进去偷西瓜吃。

可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院子的大黑狗。那天,我们刚翻进院子就被“大黑”堵在了墙角,听到狗叫声的吴大爷也循声赶了回来。就这样,我们进退不成,被活活堵在院子里抓了现行。更糟糕的是,吴大爷还把这事告诉了我们的父母,害得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毒打。

虽然遭受了些皮肉之苦,但我们却因祸得福,有了意外的收获。几天后,家里多了一只大西瓜。外面酷热难耐,屋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大口地吃着沙瓤西瓜。为了不浪费,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在嘴巴下

面放一口大碗,等把瓜皮啃得没有了一丝红色,我们还要意犹未尽地喝完滴落在碗里的西瓜汁。

随着树上的蝉鸣一天天远去,几场连阴细雨让闷热的天气一下凉了下來。此时西瓜的价格也如坐了过山车一般直线下滑,最便宜时只有几分钱一斤。一直把西瓜视为奢侈之物的我家到了此时也变得阔气了起来。每到此时,父亲都会拎一个大蛇皮袋子,到卖西瓜的翻斗车上挑选出十来个,然后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将一大袋子西瓜抬回家。

除了享用西瓜的美味,我们还会把瓜皮当作玩具。最简单的玩法是“瓜皮帽”,挖完瓜瓢的半只西瓜洗净后套在头上取悦他人。就像扮丑比赛似的,大家在看到别人滑稽的样子后纷纷笑得肚子疼。另一种玩法则是将瓜皮切成鞋底大小反扣着绑在鞋底上,之后找一处水泥斜坡像滑梯那样滑下去。这种惊险而刺激的游戏,常常伴着我们在左一跤右一跤的滑倒声中慢慢送别夏天。

相比于其他三个季节,夏天不只有酷热与蝉鸣,更有微风、树荫、长裙,还有那饱满多汁的瓜果。从对西瓜的奢望到生活富足,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变得滋润起来,而我也在享用西瓜时不自觉地回忆起童年,怀念起那些藏在西瓜里的夏天。

窗外有云。

白的,慢慢地飘过。它刚才还是只小舟呢,现在已经成了一只鸟儿,然后又分散开来了。小时候我很喜欢朝着这种云呆望着好一会儿,直到妈妈叫我回去吃饭。

那时候我认为这朵云了解很多秘密,它们从山上飞来,在城市的上空飞过。我问过父亲,云最后会飘到哪里,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于是我自己回答,飘到海那边去。飘到地图边缘去,飘到所有课本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去。

那时,“想象”是远方,是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后来教室出现了,黑板出现了,试卷出现了,答案开始有了标准格式。窗外的云还在移动,可我却越来越少抬头。

一道阳光落在课本上,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的那片云。它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已经越过海洋?会不会正在某个陌生国度的上空投下阴影?会不会根本不存在了,像一段消失的记忆?

老师的声音仍在耳边,我却顺着那片云越走越远。想象真奇怪,它总是从最小的缝隙里长出来,从粉笔灰里,从树叶晃动的影子里,从一阵风、一段音乐、一个陌生人的背影里。

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一排排窗户都亮着灯,我就忍不住想:窗户里面的那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呢?每一扇窗户就是一个世界,而我不能真的走进去。

于是,想象替我推开门。

我看见餐桌上的热汤冒着白气,看见婴儿在摇篮里哭泣,看见老人翻开泛黄的相册,看见少年偷偷把梦想写进笔记本。

这些都未必真实,可它们又为

何不能真实?

世界上大部分东西,最初不都只是一个念头吗?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想象并不是逃避现实的人造花园,恰恰相反,它是现实诞生之前的胚胎。所有存在过的事物,都曾经不存在。电灯亮起之前,黑暗统治夜晚;飞机飞上天空之前,人只能仰望飞鸟;互联网连接世界之前,大陆与大陆之间隔着漫长的沉默。

有人先想象,然后,世界跟随。

红绿灯不停闪烁,汽车呼啸而过。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余晖……忽然间觉得整个世界就像是某座宏大幻想中的遗物。道路、桥梁、城市、语言、法律、音乐、诗歌……哪一个不是由一个人最初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那一点光芒演化出来的呢?

人类或许是依靠想象生存的动物。

桥,在完工前只是画纸上的线条;城,在出现之前也只是荒芜之地;船,扬帆出海去探索未知世界时,并不能预料远方是否有海岸线的存在。

先有想象,才有抵达。

小时候,我以为想象是脱离现实的翅膀,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是通向现实更深处道路。那些尚未发生的事,那些等待被创造的世界,那些人与人之间尚未建立的联结,那些未来某一天会照亮夜空的微光——它们此刻都不存在。

却已经存在于想象之中。

就像种子存在于春天之前。

就像黎明存在于黑夜之中。

就像那片云,在消散以前,已经飞向我看不到远方。

猪脚炖萝卜

王全安

夏天炖猪脚萝卜,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可汗流得多了,整个人像被榨干了似的,便格外想念那一锅浓白的汤水。

菜场买回的前蹄,皮厚筋多,是炖汤的上选。先用清水泡着,换两三次水,血水和浮油便渐渐去了。冷水下了锅,小火慢慢烧着,水面上浮起一层灰白的沫子,用勺子轻轻地撇去。这时候的猪脚,才算收拾干净了。

萝卜是极好的东西。白嫩嫩的身子,沉甸甸的,切成滚刀块,厚实实的。等猪脚在砂锅里咕嘟咕嘟炖上一个多钟头,汤色泛白了,肉香飘出来了,再把萝卜倒进去。不能太早,太早萝卜就烂在锅里了;也不能太晚,太晚又进不去味道。

又过了半个钟头,揭开盖子,热气扑面而来。猪脚炖得酥烂,筷子一戳就透;萝卜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撒一撮盐,不必多,多了反倒夺了鲜味。再撒些葱花,青青白白的,看着就清爽。

盛一碗,犒劳自己,汤浓而不腻,肉烂而不柴,萝卜绵软中带着一丝清甜。喝下去,整个人都滋润了。窗外蝉声阵阵,屋里汤香氤氲。

夏天的诗意

杨丽丽

一声一声的蝉鸣
像顽皮的孩子
跳跃在斑驳的光影间
那些日渐成熟的杏子
伴随金黄的麦浪
甜醉每个游子的乡愁
一阵接一阵的蛙鸣
用宽厚的音域
吟唱出丰收的喜悦
雨水,淅淅沥沥
在大地的五线谱上
弹奏出夏天的诗意
掬一捧雨水送给万物
整个夏天就绽开了笑颜
你听
万物张开翅膀
正奔跑在成熟的路上

想象

程宇昂

